

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

(1941—1947)

阿尔弗雷德·里贝尔著

(供内部参考)



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

(1941—1947)

阿尔弗雷德·里贝尔著

齐伐修译

Alfred J. Rieber

STALIN AND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1941—1947)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2

根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译出

• 供内部参考 •

斯大林和法国共产党

(1941—1947)

(美) 阿尔弗雷德·里贝尔著

齐伐修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资料室编印

(北京后门大街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1.40 元

1963年3月第一版 1963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12·字数274,000

统一书号 3003·665

100

出版者說明

本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专著。該所成立于1946年，是一个为美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为它的侵略和战争计划服务的机构。它的任务主要是搜集和分析有关苏联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外交的资料。本书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福特基金会提供了编写本书所需的部分经费。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将一定时期（1941到1947年）内法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活动同苏联的政策进行比较，这样来说明苏联对外政策的长远目标、短期方针和具体做法。

全书分六个阶段谈苏联的对外政策和法共的活动。第一阶段是从1941年6月纳粹德国侵入苏联到1942年年底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夕，即本书作者所谓苏联“面临可怕的生存威胁”的阶段。第二是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到1944年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即战局开始扭转的阶段。第三是从诺曼底到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即反希特勒战争的最后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从雅尔塔到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即作者所谓“苏联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阶段。第五是从伦敦会议到1946年4月四国外长巴黎会议，即所谓“西方大国与苏联关系恶化”的阶段。最后是巴黎会议到1947年10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即所谓苏联“放弃它同西方国家实行有限合作”的阶段。

书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谈法国共产党战后放弃自己的武装

力量轉上和平議會斗争的道路的经过，爭取在戴高乐政府中保有席位的活动，在法国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和殖民地人民要求解放的問題上所遇到的困难。为此目的，作者搜集了大量有关文件和資料。

原书所附参考书目，因已散見各章的頁末注，为节省篇幅，已予刪去。

1963年2月

作者謝言

这本书曾经得到很多人从許多方面給予的巨大帮助，对于这种盛情，我不可能恰如其分地致謝。尤其是对于菲利普·莫斯萊的帮助和鼓励，很难用适当的言詞来表示感謝。这个題目是莫斯萊教授向我提出的，在写草稿的每个阶段也都曾得到他的指导。謝泼德·克勞夫、馬里奧·伊諾第、杰罗伊德·罗宾逊、亨利·罗伯茨、亚历山大·达林，还有齐格蒙德·加西奥罗夫斯基，都提出了許多非常有帮助的意見。我希望我已经充分地吸收了这些意見。托馬斯·哈蒙德在这項工作的初期曾经审阅过头四章并且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格雷·波依斯在我写本书的最重要的时刻曾经毫无保留地給予鼓励和帮助。

在法国，密歇爾·德勃雷閣下給我的帮助特別大，使我有机会向他請教并会見了許多法国官員，同他們討論法国共产主义問題。罗伯特·阿尔龙表現了最高尚的学者式的帮助风度，他把他所掌握的用来写《法国解放史》一书的全部未发表的材料让我參考。我还深深地感謝所有我訪問过的人，本书的参考书目只列出了其中很少的几位。我还要感謝那些在法国为我进行研究和个人接触而提供了許多門徑的人們，特別是皮埃尔·拉辛、皮埃尔·帕斯卡耳和戴維德·戈耳茨坦为我而作出的不倦的努力。居伊·萊蒙涅尔和保罗·巴頓慷慨地貢獻出他們的時間和知識，帮助我搞清楚含糊不清的地方并为我介紹見聞廣博的人。

下列圖書館的職員和負責人在努力滿足我的要求方面是極有幫助和極為耐心的：法國當代國際文獻圖書館、法國全國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哈佛研究所和圖書館、西北大學圖書館和蘇聯列寧國家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輯部的海倫·巴簡和俄羅斯研究所的路易斯·路克小姐在草稿加工方面給予了無可估量的幫助，我以非常愉快的心情在這裡向她們表示謝意。最後，讓我感謝我的妻子伊迪思，我欠她的情是無法估計的，她分担了寫一本書的所有負擔而很少分享到寫一本書的喜悅。

承1955—1956年福特基金會和1958—1959年各大學旅費補助委員會給予資助，這部論述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進行。

目 录

作者謝言

緒言	1
第一章 苏联的政策：“統一行动”	3
第二章 表面的友誼	36
第三章 共产党人准备迎接解放	56
第四章 抵抗运动中的法国共产党	82
第五章 从諾曼底到雅尔塔的苏联政策	114
第六章 解放	131
第七章 秩序和稳定	166
第八章 苏联政策的轉变	200
第九章 共产党人爭取建立人民民主	220
第十章 欧洲的重建	248
第十一章 斯大林論战后資本主义的发展	263
第十二章 馬克思主义的宪法	281
第十三章 法共的窘境	322
第十四章 最后一場賭博	345
第十五章 苏联外交政策的做法	371

緒 言

从1941年到1947年为了击败希特勒和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欧洲，苏联、美国和英国曾经结成联盟。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领袖们在关于政府和社会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分歧很大，这就使得这些共同事业的固有困难更加复杂化。在战争期间，不自然的联盟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是由于反对共同敌人——纳粹德国以求生存这一斗争的需要。战后，由于迫切的共同目的而形成的纽带已经不再存在，结果在旧欧洲废墟上重建新欧洲的问题上，大国的联盟破裂了。

由于战时合作结束而产生的失望和幻灭，引起了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的许多疑问。苏联的战争目的只限于获得苏联在东欧的领土安全吗？苏联领袖把战后安全问题看作是边界的改变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呢，还是看作消灭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的地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世界革命取得胜利呢？苏联领袖已经修改了或者放弃了他们的世界革命信条吗？还是仍旧坚持他们这个信条呢？为达到苏联外交政策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各国共产党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若干说明。

苏联外交政策从一个方面来看可说是很独特的。保卫苏联民族利益和莫斯科所认可的那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俄国共产党人，而且有几乎遍及世界各国的千百万人——各国共产党员。因此，我们在探索苏联外交政策的做法时，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和

政策声明拿来同苏联的比較一下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弄清楚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把苏联政策同苏联控制地区以外的一个共产党的政策作这种比較，是有用的。

有两个因素使我們选择了法国共产党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从1941年到1947年，法国共产党人是西欧支持苏联目标的最大和最积极的集团之一。法国在欧洲大陆是仅次于德国的最强大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苏联領袖非常希望加强它抵抗希特勒的力量和影响它战后的发展。^①

因此，为了揭示苏联政策和法国共产党政策是否在所有时期都是一貫的、类似的和革命的，本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本书也試圖說明，法国共产党作为法国政治上的一种力量，具有多么大的效力。作为一个声言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和法国民族利益的集团，它的力量和弱点是什么？最后，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在苏联历史上一个最危急的时期中的战略和策略，本书試圖作出若干一般性的結論。

① 例如尤·瓦尔加对法国作为資本主义国家衰落的意义所作的分析，参見其所著《賴伐尔政府和法国地位》，載《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第5—6号（1942年5月—6月）。請特別注意其第24頁。

第一章

苏联的政策：“統一行动”

1941年6月22日德国侵入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轉折点。除了1918年内战最黑暗的那些日子以外，苏联从来没有面临过这样可怕的生存威胁。在以后的四年战争期间，苏联領袖的首要任务就是战胜和消灭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們不惜任何牺牲。如果他們在这一任务上失败，共产主义的苏俄就不再存在。

1939年9月，在德国侵入波兰和英法对德宣战之后，苏联領袖曾经企图保持中立。按照德苏条約秘密議定书的条款，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并且把它和其他領土并入苏联。苏联报刊上不再批評德国，莫斯科开始和納粹德国談判牽涉到东欧命运的一系列协定。1940年和1941年，虽然柏林和莫斯科的关系恶化，但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极力避免卷入“帝国主义战争”。德国領袖和苏联历史家后来都承认，苏联忠实地履行了它对德国承担的繁重经济义务。^①

与德国的进攻同时，苏联关于战争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爭夺世界市場控制权的斗争”一夜之間变成了“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的伟大卫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屬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編《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1卷第395、402—404頁。另見別洛夫：《1929—1941年苏联外交政策》第2卷第376—383頁；达林：《1939—1942年苏联外交政策》第66—69頁；罗西：《1939年8月到1941年6月的苏德联盟》第196—199頁。

国战争”。莫斯科停止了敌视西方民主国家和那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的流亡政府的宣传路线。但是，在和美、英、法及其他反纳粹政府的关系上，苏联要实行什么样的新政策还不是马上明朗起来的。苏联领袖将从“资本主义阵营”寻求援助吗？假使这样，那么苏联接受物质援助意味着它的外交政策有了根本改变吗？苏联和西方的合作会达到什么程度？对于它们今后的关系，这条新路线有着什么含意？

由于欧洲各国共产党开始使它们自己适应因德国入侵而引起的形势，于是这些共产党同德国占领军的关系、同它们各自流亡政府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法国共产党在1939年9月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是支持这个战争的，后来苏联的反战立场立刻使它陷入了极大混乱，在雷蒙·居约1939年9月20日从莫斯科回来以前，法国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不明确的。此后，共产党人即斥责英法“战争煽动者”并赞同苏联侵入波兰东部。^①1940年2月，一大批共产党人因进行“反民族”宣传而被逮捕、驱逐出境和监禁。1940年6月停战协定签订后，戴高乐将军呼吁继续战斗，这时共产党人既谴责“通敌分子”，也谴责“抵抗者”。他们一再重复这句口号：“只有一个党为和平而斗争。这就是共产党。”^②1941年6月22日以前，曾有小规模的“法兰西抵抗运动”在活动，但共产党组织没有参加。虽然这种态度在许多积极分子中是不受欢迎的，并且尽管有不少人没有遵守这个立场，但是党的领导机构却不动摇地坚持这个立场。^③法国共产党的这条路线非常符合苏联的不卷入战争、让“彼

① 罗西：《假战争期间的法国共产党人》，巴黎1951年版第45—52页。

② 《人道报》地下版第58号（1940年7月1日）〔巴黎？〕。到1944年8月16日第317期为止，《人道报》各期均为地下版。

③ 关于共产党在1940年6月法国停战到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这段时期内的活动所作的具有自发性的评论，见韦尔思：《法国（1940—1955）》第187—198页。

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打得两败俱伤的目的。

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为法国共产党的今后行动提供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可能性。在适应新情况的时候，法国党是满足战斗中的苏联的需要呢，还是脱离开苏联外交政策而定出自己的目标？以苏联和当地共产党人一方和以反纳粹西方民主力量为另一方在举行最初会议和谈判时那种踌躇不定的气氛，就反映出对这些问题缺乏明确的答案。

苏联最有兴趣的是：从西方得到军事物资，说服英国开辟第二战场、承认苏联1941年6月的边界状态、同意东欧领土的改变。^①英美很快就发现苏联是粗暴的和固执的，除非它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被完全接受。在斯大林要求丘吉尔开辟第二战场的最初几次呼吁被拒绝之后，苏联领袖警告说，不开辟第二战场“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如果得不到西方的援救，“苏联将会遭到失败或者削弱”。^②

苏联是要和西方在取得战争胜利这个有限的、短期的基础上合作呢，还是要和西方在长期的基础上合作而终于改变莫斯科推行世界革命的目标呢；这在当时还是不清楚的。苏联领袖有意或者无意地鼓励人们揣度莫斯科的动机。一方面他们一再重申他们坚守“列宁的遗训”，但同时他们并不公开声明他们要建立世界共产主义。他们只是宣扬苏维埃制度的经济、社会成就，而这个主题

① 关于这些早期谈判的评述，见法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其中15—17、26—29、33—34等页尤为重要，另见苏联外交部文件汇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讯集》，共两卷。后面引用时均作《通讯集》第1卷，第2卷。

② 《通信集》第1卷第3号，1941年7月18日，斯大林致丘吉尔函，第13页；第12号，1941年9月13日函，第24页（按“苏联将遭到失败或者被削弱”这一句不在第3号和第12号信中，而在第10号信中。——译者）。

是和他們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战时宣传一致的。^①

除了改善和英美的关系之外，苏联政府还努力同各个反納粹流亡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其中包括以戴高乐將軍为中心在伦敦建立的法国流亡政府核心組織的代表。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因为美国和英国对于戴高乐将来在法国的地位抱有不同的观点。

共产党对自由法国的新政策

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使得法国共产党员有可能既是战斗的共产党人，又是法国的好公民。1941年7月3日，約瑟夫·斯大林向“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发出了他的有名的呼吁。他說：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絕不能看成普通战争。这个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間的战争。它同时是全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个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鎖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个解放战争中，我們是不会孤立的。在这个伟大的战争中，我們將获得可靠的同盟者，即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德国人民。……这将是各国人民爭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結成的统一战线。^②

于是，共产党又喊出了他們三十年代的战斗口号：“各国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在这个口号下面，苏联报刊鼓动“被奴役的各

① 关于贊揚“列宁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代表作，見車尔巴可夫：《在列宁的旗帜下》，載1942年1—2月份《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第1—2号，第9—11、18頁。为推进落后的思想工作，《宣传家》在短期停刊后，于1942年3月复刊。对1942—1943年期间这个刊物的分析，見达林：《苏俄世界的变化》，1956年紐黑文版，第197—202頁。

② 1941年7月3日《消息报》。

国人民”进行罢工、暴动、游击战来显示他们对征服者的仇恨。它宣称：“欧洲的墳墓正在变成火药桶。我们从希特勒那里取得胜利越多，受这些胜利鼓舞而在希特勒面前崛起的敌人也必然更多。征服了半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已经陷入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之中。”^①

法国共产党馬上响应这个呼吁。它的新的战斗口号把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口号结合在一起：“今天，誰要是不拥护苏联，誰就是反对法兰西。法国人，記住！1789—1793年的时候，人民絞死了卖国贼，驅逐了外国人。”党的第一个反应是要求人們全力支持正在抵抗法西斯强盜的英雄的苏联各族人民。这种支持應該采取“爭取法国独立的民族战线”的形式。一直到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党才公开支持戴高乐將軍和英国。^②

除了对“各国人民”的戏剧性呼吁之外，苏联政府开始在外交上承认所有那些在反德斗争中或者是活跃的盟友或者是可能的盟友的欧洲流亡政府。根据苏联文件記載，1941年8月8日，戴高乐將軍的代表首先倡議在“自由法国运动”和苏联之間建立非正式的关系。莫斯科則願意“按照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間的关系那样和戴高乐建立正式关系”。^③直到1941年9月24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自由法国运动”才有了一个正式的执行委员会。两天以后，苏联承认戴高乐为“所有自由法国人的領袖”，并宣称：苏联政府准备和1940年10月27日創建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就

① 1941年7月5日《消息报》。

② 罗西：《宣传战：共产党政策的四年（1940—1944）》，巴黎1954年版第190、211頁；及插图第19号。

③ 苏联外交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苏法关系：文件与資料集》第1号，1941年8月8日迈斯基致外交人民委员会函，第43頁；同上文件第3号，1941年8月15日莫洛托夫致斯塔福德·克利浦斯函，第45頁。（后面引用时均作《苏法关系》。——譯者）

一切有关同它管辖下的法国海外领土进行合作的问题建立关系。〔它〕准备给予从事反抗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的共同斗争的自由法国人以支持和援助。与此同时，〔它〕愿借此机会着重表示苏联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保证在我们联合战胜共同敌人之后，充分地、完全地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①

苏联报刊开始刊载戴高乐将军讲演的全文或摘要。苏联报刊并且着重说到这位将军在法国和美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些报刊随意夸张，把戴高乐指挥下的人员估计为一支十万人的大军。^②再晚一些时候，对维希政府的直接批评在苏联报刊上出现了。1942年4月里，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几乎每天攻击“只当对德国的可耻投降”，“领导维希政府的是希特勒的走狗”。赖伐尔被骂成是“法国的吉斯林”。^③

苏联报刊极其小心地避免强调法国共产党人的特殊业绩，它并且用“法国爱国者”、“反法西斯分子”，有时用“法国游击队”这样一些词句称呼法国地下力量。它否认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仅仅由共产党人组成的说法。^④这是和促进民族“统一行动”和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这个目标一致的；苏联报刊评论南斯拉夫、波兰、比利时和挪威等其他国家的抵抗运动时，也遵循与此相同的路线。

戴高乐将军从一开始就希望法苏关系会发展成比战时合作更持久、更重要的某种关系。他认为和苏联紧密联系是“有益的，因为苏法都是大陆强国，因此两国共有许多目的和问题不同于那些主要是海上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原文如此〕国家所具有的问题”。

① 《苏法关系》第6号，1941年9月26日迈斯基致戴高乐函，第47页。

② 1941年9月25日《消息报》。

③ 1941年4月16、17、18、19、22日《消息报》。

④ 1941年8月30日、9月20日《消息报》。

題”。^① 他斷言“從政治和其他方面看來”有必要結成一個法蘇聯盟。^② 1942年4月，戴高樂“已經準備對於締結一項蘇法戰後合作協定的問題加以研究”。^③

戴高樂所以急於向莫斯科表示好感、急於同蘇聯簽訂盟約，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和英國以及此後和美國之間有一些實際的困難。他在建立一個強大獨立的法蘭西的政策中，希望加強法蘇關係，以平衡英國在歐洲大陸上的影響。他經常向蘇聯外交人士抱怨“英美的陰險政策”。他指責美國“和貝當之間有一個密謀，按照這個密謀，貝當允諾不把艦隊和北非的基地交給德國人，美國則允諾貝當不讓戴高樂進入北非”。在指責之後，他隨即送交美國和蘇聯一項很長的照會，題目是《華盛頓和維希》，這個照會詳細地論述了所稱的密謀，並且強調指出了這個密謀對歐洲未來的穩定會產生的危險。戴高樂堅持說，美國和英國的主要目的在於“保持一個強大的德國以反對蘇聯和法國”。

為了得到蘇聯的支持，戴高樂強調說，“現在法國人民很少想到美國人和英國人，他們指望的是……蘇聯。”^④ 戴高樂以其有限武裝力量，只能做出一個漂亮姿態向蘇聯證明，在嚴重時期法國確實同情他們的事業。1941年12月，莫斯科戰役最緊張的時候，他提議從敘利亞調一師法軍到俄國前線。蘇聯很快就接受了。^⑤ 但因

① 《蘇法關係》第2號，1941年8月10日維諾格拉多夫致外交人民委員會函，第44頁。

② 同上文件，第18號，1942年1月29日邁斯基致外交人民委員會函，第60頁。

③ 同上文件，第25號，1942年4月13日維辛斯基致外交人民委員會函，第71頁。

④ 同上文件，第17號，1942年1月22日波格莫洛夫致外交人民委員會函，第58—59頁；512頁注6。

⑤ 《蘇法關係》第11、17號，1941年12月9日和1942年1月22日波格莫洛夫致外交人民委員會函，第51、59頁。